

东南亚清真寺建筑中的多元文化元素研究^{*}

吴杰伟

论文摘要：本文选取伊斯兰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各种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探讨其艺术特点，指出伊斯兰教经过长期的传播，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东南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清真寺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东南亚人保留了清真寺的经典样式和宗教含义，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并倾注了大量的民族性格。

关键词：清真寺 东南亚 建筑艺术 象征意义

作者简介：吴杰伟，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东南亚地区的居民主要信奉佛教、印度教和本土宗教。7 ~ 13 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3 ~ 16 世纪爪哇岛东部的满者伯夷王国是印度宗教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以后，融合了地方文化传统，创造了特色鲜明的东南亚伊斯兰教艺术。东南亚伊斯兰教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清真寺、伊斯兰装饰艺术和伊斯兰文学等。伊斯兰教所遗存下来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在海岛地区考古发现的各种墓碑、少量钱币和清真寺。^A 作为伊斯兰文化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东南亚清真寺的建造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风格上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元素。

一、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可能有两个途径。一是海岛地区的当地人同伊斯兰教接触并皈依，二是外国穆斯林在某地定居，同当地人通婚并采用当地生活方式，转变为马来人或任何其他当地人。这两个过程可能是同时发生的。^B 但从学界共识来看，第二种传播方式是主流。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东南亚是在 7 ~ 8 世纪之间，其传播活动是从海港城市开始的。穆斯林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沿岸各港口靠岸，补充食物和淡水，等待季风的到来。伊斯兰教的传播带有贸易型海岛国家的特点，传播活动主要围绕贸易活动而展开。9 世纪之后，在北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沿海地区已有大批穆斯林商人定居，形成许多商业城邦或商业中心。^C 伊斯兰教从传入东南亚地区开始，到 14 世纪的大规模传播的过程，一直是学者研究和讨论的重点。

到 13 世纪，伊斯兰教已广泛传播于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西北部和马来半岛南部沿海地区。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曾在游记中描述伊斯兰教的兴盛情况。苏门答腊的第一个穆斯林统治者马利克·萨利赫（Malik al Salih）墓碑上的日期为伊斯兰教历 696 年（公元 1297 年）。这是印度尼西亚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南亚宗教艺术的特点及其在保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项目编号：09CA068）阶段性成果。

A Zakaria Ali, *Islamic art in Southeast Asia: 830 A.D. - 1570 A.D.*,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1994, p. xxv.

B [澳] 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历史》，周南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5 页。

C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53 页。

亚—马来地区存在穆斯林王朝的第一个明确的证据。^A13 世纪末，苏门答腊的穆斯林商人开始进入爪哇北部沿海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使爪哇的穆斯林人数剧增。传教士在爪哇兴建清真寺和学校，教授念诵《古兰经》，其中著名的伊斯兰传教士是以马立克·易卜拉欣（Maulana Malik Ibrahim）为代表的“九大贤人”（Wali Sanga，也称为“九大贤哲”）。^B

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北海岸伊斯兰教的传入主要应归功于马六甲商人。1511 年，马六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后，不少商人移居加里曼丹岛。随着力量的壮大，穆斯林建立起了渤泥王国。^C马鲁古群岛因盛产香料，很早以前就同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等地的商人建立联系，皈依伊斯兰教的爪哇岛商人和马来半岛商人大约在 1440 年前后将伊斯兰教传入马鲁古群岛。伊斯兰教向东和向北的大规模传播的进程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而中断。

伊斯兰教沿着马来半岛上的港口从南向北传播，14 世纪传播到丁加奴（位于今马来西亚东北部）。据 1887 年发现的一块 14 世纪的石碑记载，统治该地的国王曼达力卡（Raja Mandalika）实行伊斯兰教法。^D占婆地区的伊斯兰教出现在公元 900 年前后。至 17 世纪下半叶，占婆已经有一部分人皈依伊斯兰教。1803 年，法国传教士记载说，“伊斯兰教在占婆占据着主导地位”。^E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在 16 世纪达到鼎盛，虽然西方殖民者开始建立殖民统治的基地，但在广阔海岛的内陆和偏远地区，伊斯兰化的进程并未停止。穆斯林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以伊斯兰教作为共同信仰的文化特征不断加强。在菲律宾南部、马鲁古群岛地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传播互相重叠，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在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伊斯兰教成为团结民众的重要手段，并形成了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为主的伊斯兰教地区。

二、东南亚清真寺建筑艺术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东南亚清真寺的发展可以分成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2 ~ 15 世纪，这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的阶段，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融入了大量本土文化传统、印度教元素和中国文化的元素。但当时主要以木材为建筑材料，难以保留。现在看到的这个时期的清真寺都是后期重修的。第二个阶段是从 16 到 19 世纪，东南亚清真寺的建造开始有西方设计师参与，来自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清真寺建造风格随着西方殖民征服迅速进入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建筑艺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 19 世纪末至今，随着东南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特别是各国相继独立，本土的文化元素和本民族的建筑师成为清真寺建设的主体，清真寺成为兼容宗教功能和民族主义的文化象征。

清真寺最初的外形主要是干栏式。曾经有建造者尝试使用岩石建造清真寺的圆形拱顶，但由于经验和技术的缺乏，未能建成。东南亚地区历史较长的清真寺，主要是砖石结构的墙体加上东南亚式的屋顶。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以后，西方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传入，出现了西方式的清真寺。二战以后，清真寺的建造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虽然在功能上东南亚和中东的清真寺是一致的，但由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差异，两者在外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F从东南亚清真寺的外形结构看，最能够体现东南亚文

A [澳] 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历史》，第 6 页。

B 这些圣贤都被冠以“Sunan”，意为“尊敬的”。

C [澳] 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历史》，第 12 页。

D Zakaria Ali, *Islamic art in Southeast Asia: 830 A.D. - 1570 A.D.*,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1994, p. 47.

E 刘志强：《占婆与马来文化关系》，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 36-38 页。

F Zakaria Ali, *Islamic art in Southeast Asia: 830 A.D. - 1570 A.D.*,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1994, p. xxv.

化特色部分是清真寺的屋顶和讲坛。

(一) 东南亚清真寺中的本土传统

在马来语中,“Masjid”是指用于主麻日祈祷活动的清真寺,而其他时间进行祈祷的清真寺或祈祷室则称作“surau”或“langgar”。^A 东南亚的不同民族也有各自关于清真寺的称呼。东南亚传统的清真寺是在传统民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民居、斗鸡场、亭子和其他宗教建筑都可能是清真寺设计灵感的来源。传统塑造认同,在保留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对体量进行扩大,这是发挥清真寺功用和影响最稳妥的方式。^B 从现存的建筑和相关文本材料看,传统清真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没有单独的宣礼塔(现在能看到的宣礼塔多是后来加上的);

第二,外形多呈长方体或正方体,平面扩展上并不非常突出,但重视垂直扩展,屋顶都是多层,且尽可能建造更高;

第三,多采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由于木材的承重能力有限,清真寺的屋檐外延的部分并不是很宽,在装饰中大量融入了传统的雕刻内容;

第四,重视通风和防潮,屋顶高耸、坡度较陡,适合雨季排水,也有利于室内通风。

爪哇的传统民居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在房屋的中间,会有用四根柱子的结构(Soko Guru 或 Saka Guru)支撑起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屋顶,柱子的上面通过横梁(Tumpang Sari)平均分散屋顶的重量。柱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精美的雕刻装饰。屋顶形式采用三重檐攒尖顶的方式。爪哇岛清真寺中很常见的以木柱支撑屋顶而形成开放大厅和重檐高屋顶的手法,就是源自本土的木构民居建筑。爪哇岛清真寺的屋顶一般有三层,最底层是四坡屋顶,中间是十字交叉的悬山船形屋顶,最上层是很小的四角攒尖顶屋子。在当地人看来,最高处的四角攒尖顶具有神圣的意味,因此是最高级的形制,仅用于宗教建筑。^C 也有的清真寺为了突出自身的地位,会增加屋顶的级数,如万丹大清真寺(Masjid Agung Banten)就是一个五层四角攒尖顶的建筑。

劳特清真寺(Masjid Kampung Laut)可能是吉兰丹州最古老的清真寺。其外形借鉴了很多干栏式建筑的元素。整座清真寺由木柱支撑,地板距离地面大约1米,四面墙上的窗户和墙壁一样高,是门窗合一的样式,有利于采光和通风。四根柱子支撑起最高的屋顶,其下是双层四坡屋顶。墙壁和屋檐没有雕刻的装饰,但在讲坛上有一些精美的浮雕。淡目大清真寺(Masjid Agung Demak)可能建于15世纪,建造者可能是“九大贤人”,这座清真寺侧面反映了伊斯兰教在淡目王国(Demak Bintoro, 1478 ~ 1586)的繁荣景象。清真寺层叠的屋顶依靠四根巨大的柚木立柱支撑。清真寺的正门上有很多植物、花瓶、传统卡拉兽(kala)的浮雕。这种雕刻动物形象的做法是传统爪哇文化的体现。淡目大清真寺的正立面上镶嵌着瓷砖,这些瓷砖可能是来自占婆王国。

泰国南部北大年地区的清真寺保留着历史上伊斯兰艺术的辉煌。格鲁塞清真寺(Kru Se Mosque, มัสยิดกรือเซะ)使用红砖和灰浆等材料,并采用了椭圆形尖拱连廊的外形设计。该寺最初的建造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可能建于马六甲国王穆扎法尔(1445 ~ 1458在位)统治时期。^D 由于战争和政权更迭,1786年清真寺被废弃,现在只能看其遗迹。该寺礼拜殿呈长方形,长11米,宽8米,外面环绕着2.5米宽的回廊。位于泰国南部陶公府(Narathiwat)的玛诺克清真寺(Masjid Telok Manok)融合了马来、泰国和中国的建筑技艺与风格。清真寺的入口是一条狭长的、带有浮雕装饰的走廊。清真寺主体呈锥形,

A 东南亚海岛地区,也有个别清真寺虽然没有在主麻日举行祈祷活动,但仍然沿用Masjid的名称。

B Lucien De Guise, *The message & the monsoon: Islamic art of Southeast Asia*, The Islamic Arts Museum Malaysia, Director Introduction, 2005, p. 10.

C 谢小英:《神灵的故事——东南亚宗教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D 罗闾·卡希姆(Raja Kasigu, 1445 ~ 1458在位)统治时期,他自称穆扎法尔苏丹(Sultan Muzaffar Shah),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主要依靠柱子支撑，没有使用一根钉子，所有连接处都是卯榫结构。天然的优质木材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寺内布满各种植物雕刻，屋檐下墙壁上的雕刻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清真寺层叠式的屋顶最初覆盖着棕榈叶，现在已经被烧制的瓦片替代，而宣礼塔则完全是中国阁楼式的建筑。

（二）东南亚清真寺中的印度元素

东南亚的清真寺除了吸收古代的印度建筑元素外，还吸收了很多印度化的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北印度式的清真寺和莫卧儿式清真寺。

印尼中爪哇的古突士清真寺（Masjid Menara Kudus）保留着诸多本土化的印度建筑元素，这可能和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有一定的联系。古突士是中爪哇地区的古都，历史上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该寺可能建于 1549 年，是爪哇岛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九大贤人”之一的古突士（Sunan Kudus）的墓地。该寺经过多次重建，现在保存下来的、带有印度教风格的建筑部分包括宣礼塔和大门。据传最初的礼拜殿可能为莫卧儿王朝最具代表性的洋葱式拱顶。宣礼塔的外形和爪哇的传统神庙——坎蒂（Candi）非常相似，其中部沿着门框檐口上部装饰着一条较宽的饰带，极具传统建筑的特色。只是将东爪哇向上内收的多层金字塔屋顶替换成了一个开放的、双层楼阁式屋顶。宣礼塔顶层悬挂一面皮鼓，通过击打皮鼓，召集穆斯林参加礼拜。在爪哇岛传统的印度教—佛教混合式建筑中，皮鼓通常用于紧急，如受到攻击、火灾等情况下召集周围的民众。从这个角度而言，与其说这是清真寺的宣礼塔，不如说是一座鼓楼。^A 清真寺的大门呈中间劈开的火焰形，这种形式的大门在保留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仍然随处可见。此外，清真寺庭院中喷泉上雕刻 8 个卡拉兽，泉水就从卡拉兽的嘴里喷出来。该寺是“是印尼的原始艺术、佛教艺术和伊斯兰艺术的结晶。”^B

詹美清真寺（Masjid Jamae 或 Chulia Mosque）是新加坡一个古老的清真寺，坐落在牛车水。清真寺建于 1826 年，是泰米尔印度裔穆斯林主要的祈祷地点，现在的建筑基本上保留了最初的原貌。詹美清真寺正立面包括大门和两座宣礼塔的基座，宣礼塔的底部呈八边形，分为 4 层，上部呈四边形，分为 7 层。宣礼塔上部的窗户装饰成清真寺凹壁的形状，两座宣礼塔的中间镂空雕刻着微缩的宫殿大门和窗户。庭院四周的砖墙上有拱形的装饰，扇形窗户都是木制的，屋顶是绿色的中国琉璃瓦。主祈祷室由两排托斯卡纳式的柱子支撑，柱子上有线条式的装饰，带有印度摩尔式清真寺风格。

（三）东南亚清真寺中的中国元素

马六甲柯林清真寺（Masjid Kampung Kling，也可译为“印度村清真寺”）最初是印度穆斯林商人在 1748 年建造的，为木制。现存建筑是 1872 年建造的，是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砖石结构清真寺。宣礼塔是一座中国式的塔，屋顶铺设了光滑的琉璃瓦，木制的讲坛上布满中式和印度式的浮雕。

雅加达和万隆的老子清真寺（Masjid Lautze）、万隆的融合清真寺（Masjid al-Imtizaj）和西爪哇芝比农（Cibinong）的陈国亮清真寺（Masjid Tan Kok Liong）等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建筑风格。第一座老子清真寺于 1991 年在雅加达建成（最初的清真寺可能建于 1909 年），第二座老子清真寺 1997 年在万隆建成，第三座老子清真寺计划建在唐格朗（Tangerang）。^C 万隆的老子清真寺坐落在商业中心，只有大约 57 平方米，祈祷室最多可以容纳 60 人进行礼拜，室内采用红色和黄色为装饰的主色调。将清真寺建在繁华的商业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学习伊斯兰教义，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将清真寺外形设计的和中国传统的寺庙很接近，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来到这里的华人穆斯林感觉更加亲切、自然。”^D 位于西爪

A 谢小英：《神灵的故事——东南亚宗教建筑》，第 200 页。

B 详见 Ensiklopedi Islam, III, PT Ichtiar Baru Van Hoeve, Jakarta, 1994, hlm. 226，转引自许利平：《本土化与现代化——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嬗变与更新》，《“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也有学者将清真寺的名字翻译成“神塔清真寺”。

C 刘宝军：《浅谈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社会的意义》，《中国穆斯林》，2007 年第 6 期，第 13 页。

D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 Aug. 6, 2010.

哇的陈国亮清真寺完全采用了中国阁楼式的建筑为礼拜殿的外形，牌匾是采用中文字的笔画来拼写印尼语。在礼拜殿二层的平台上加了一个金黄色的拱顶，在屋顶加上新月标志，作为伊斯兰教的象征。

印尼有三座郑和清真寺，分别是泗水郑和清真寺（Masjid Muhammad Cheng Ho Surabaya）、巨港郑和清真寺（Masjid Muhammad Cheng Ho Palembang）和巴苏鲁安郑和清真寺（Masjid Cheng Ho Pasuruan）。这些清真寺都是在 2000 年以后陆续建成的。泗水郑和清真寺主体建筑呈长方形，边长分别为 21 米和 11 米，祈祷室的边长分别为 11 米和 9 米。11 这个数字使人想起易卜拉欣最初建造的克尔白长度约是 11 米，而 9 这个数字则寓意着在印尼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九大贤人”。郑和清真寺的屋顶呈八角形，融合了中国八卦的形状。在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的巨港市的郑和清真寺建成于 2008 年。黄瓦红墙，飞檐画梁，中间高耸一座翠绿色圆拱，上饰星月标志，两边各有一座宝塔式的五层宣礼塔，从外形上看和中国传统的寺庙非常相似。巨港郑和清真寺整体占地 5 千平方米，主体建筑呈正方形，边长 25 米，红墙绿瓦透露出浓郁的中国审美气息。在清真寺礼拜殿的两边，有两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宣礼塔。

（四）东南亚清真寺中民族元素

进入 20 世纪，东南亚各个民族的建筑技术日臻成熟，特别是对拱顶的建造更加得心应手，涌现了大批本民族的建筑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清真寺建造工作更是顺应了国家独立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潮流，在伊斯兰教占主流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各国政府和伊斯兰教团体都在建造规模巨大、装修豪华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主要运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则用大理石或昂贵的进口瓷砖贴面，但在形制、装饰上杂糅了伊朗式的布局、土耳其式的穹隆和宣礼塔、印度式的角塔和敞廊、伊朗式的大门、用围廊围护的华丽庭院、阿拉伯多柱式的建筑内部空间、尖角或半圆的拱顶、华丽的古典式装饰等伊斯兰教建筑因素。^A 以社会功能要求为核心，在细节部分充分体现东南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成为折射民族历史和价值观的社会符号。

查希尔清真寺（Zahir Mosque）建于 1912 年，是为了纪念 1821 年在这里抗击暹罗入侵者而牺牲的战士。该寺占地约 1 万平方米，主礼拜殿呈边长 20 米的正方形，建筑风格庄重肃穆。1 大 4 小五座黑色拱顶是这座清真寺最大的特点，代表伊斯兰教的五大教义。吉打州的《古兰经》朗诵大赛每年都在这里举行。

马来西亚水上清真寺（Putrajaya Mosque），座落在人造湖当中，融合了土耳其、伊朗、印度与本土的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整个清真寺是由粉红和白色花岗岩装饰的，内部用了大量的咖啡色和奶白色石材。清真寺的主入口处是仿伊朗式清真寺而建的大伊旺（iwan），宽大的围廊包围着巨大的庭院。主礼拜殿的屋顶分三层，呈阶梯状向上内收，有传统本土式清真寺三层攒尖顶的意象，最上端是直径达 36 米的巨大穹顶，大穹顶以 12 根圆柱支撑。屋顶一、二层平台的四角设小穹隆，形式与中央的大穹隆一致。礼拜殿四周是宽阔的挑檐廊，这是印度式清真寺的典型手法。水上清真寺在挑檐廊上增加了具有伊斯兰图案效果的镂空遮阳板，形成了独特的光影效果，起到很好的遮阳作用，很好地适应当地环境的需要。^B

文莱的赛福鼎清真寺（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Mosque）和杰米清真寺（Jame Asr Hassanah Bolkiah Mosque）是奢华的代表。赛福鼎清真寺建于 1958 年，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其建筑风格同时受中东和意大利风格影响。该寺位于文莱河畔一个人工湖上，由大理石尖塔和金色的拱顶组成，并有装饰着喷泉的庭院和花园。杰米清真寺于 1994 年建成。拱顶的内部饰有色彩艳丽的玻璃，兼顾装饰和采光，绚烂无比。29 个金碧辉煌的拱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 29 个苏丹统治的历史。两座清真寺的拱顶都镀以纯金，其中杰米清真寺拱顶的镀金总重 45 公斤。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国外，例如赛福鼎清真寺的大理石地板来自意大利，砌墙的花岗岩来自中国，彩色玻璃和水晶枝形吊灯来自英国，地毯则是从比利时和沙

A 谢小英：《神灵的故事——东南亚宗教建筑》，第 216 页。

B 谢小英：《神灵的故事——东南亚宗教建筑》，第 217-218 页。

特阿拉伯进口的，体现东南亚穆斯林对宗教建筑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三、东南亚清真寺建筑艺术的特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南亚清真寺建筑艺术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清真寺建筑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早期的清真寺是在印度教—佛教的文化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面临不同政治区域划分，为了适应广阔而多样化的文化背景，其建筑风格多体现了不同的传统形式，从外形上可以直接地看出不同区域清真寺的区别。16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和殖民地化同时进行，建筑师使用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更具有同源性，欧洲和中东的建筑风格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以及殖民据点数量的增加广泛传播。由于木材无法长期保存，新建的砖石结构清真寺成为主体。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从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以后，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是外来文化，而是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时期修建的、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已经不是考虑突出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主要考虑清真寺的社会功用。由于社会功用的趋同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也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不同清真寺的区别在于其规模和奢华程度。

东南亚清真寺建筑的设计理念源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传统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但在建筑风格的发展过程中，东南亚清真寺吸收了多种建筑风格的元素，这是伊斯兰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包容性的共同体现。纵观现代的东南亚清真寺建筑，任何一座清真寺都不是单一的建筑风格，而是多种建筑风格结合、搭配的结果。三宝壟的中爪哇大清真寺（Masjid Agung Jawa Tengah，2006 年落成）就是一座融合了爪哇传统、阿拉伯传统和希腊元素的清真寺。这种多国伊斯兰教建筑语言的糅合和混搭表现了东南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体现了东南亚伊斯兰世界希望走进伊斯兰教文明中心的理想。^A 每一座清真寺，都是在某一种特征突出的外表下，多种建筑风格的有机统一，是外来文化形式与本土艺术形象的统一。泗水郑和清真寺中的大量浮雕，劳特清真寺中的卡拉兽浮雕，都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清真寺的长度、宽度、拱顶的数量都包含着当地人特定的含义。可以说，清真寺成为了东南亚伊斯兰文化最直接的象征，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共生的象征。

东南亚民族是热衷于运用各种色调的民族，对各种色彩的搭配和运用在清真寺的装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进入 20 世纪以后，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建筑材料的改进为东南亚民族将清真寺装饰成色彩斑斓的艺术品提供了条件。东南亚早期的清真寺主要保持了建筑材料本身的颜色，而现代的清真寺除了传统的白色、绿色和金黄色的拱顶装饰外，还出现了黑色（如马来西亚的查希尔清真寺和印度尼西亚的阿齐兹清真寺）、蓝色（如马来西亚的萨拉赫丁·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清真寺）、粉色（如马来西亚的水上清真寺）、银白色（如马来西亚布城清真寺）等拱顶。穹顶的形状包括中东式圆形、印度摩尔式、洋葱头式、西方古典式、伞形（如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文莱宰纳卜清真寺）等形状，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水晶清真寺（Crystal Mosque）的拱顶甚至建成褐色水晶切面的形状。^B 清真寺的拱顶还会搭配各种颜色的几何纹和植物纹，如马来西亚的水上清真寺的拱顶是粉红色和浅黄色纹饰，特尔纳特大清真寺（Ternate Grand Mosque）的拱顶是浅黄色和绿色的几何纹饰。清真寺中的窗户、屋顶、礼拜堂内墙、庭院的各个角落，也都会被加上色彩绚烂的装饰。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使东南亚清真寺摆脱了传统通风和防潮的功能限制，更多地注重清真寺建筑中的审美功能和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 格 尔）

A 谢小英：《神灵的故事——东南亚宗教建筑》，第 218 页。

B Abdul Halim Nasir, *Mosque Architecture in the Malay World*,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2004, p. 144.